



我的北洋军旅生涯

MY BEIYANG MILITARY CAREER

李藻麟 著

奉系军阀重要幕僚
张宗昌的总参谋长

历陈直系、奉系军阀混战的幕后真相



团结出版社

我的北洋军旅生涯

MY BEIYANG MILITARY CAREER

李藻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北洋军旅生涯 / 李藻麟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7-5126-5287-3

I. ①我… II. ①李… III. ①李藻麟—自传②张宗昌(1881-1932)—生平事迹 IV. ①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4241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8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zb65244790@vip.163.com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装: 三河腾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70mm×240mm 16开

印张: 14

字数: 214千字

印数: 4045

版次: 2017年11月 第1版

印次: 2017年11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5126-5287-3

定价: 36.00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张宗昌与李藻麟的不解之缘

金满楼

近人好拿参谋开涮，所谓“参谋不带长，啥啥都不响”，这也从侧面说明参谋一向不好当。事实上，即便是带了“长”，有时也未必遂人心意。

先说个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的故事。1923年时，吴佩孚的原参谋长李倬章调任河南省长，遗缺由参谋处长张方严接任。张自知能力不济而向吴请辞，说：“我的军事学不行，政治、经济、外交都很幼稚，恐怕不能胜任，还是请大帅另委贤能吧！”

吴佩孚听后哈哈一笑，说：“张良、韩信，我自任之。一不用你替我拟军事计划，二不用你到前线指挥军队，三不用你带兵去冲锋陷阵。你只要老老实实地跟着我，听我的话就可以了。”如此，张方严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感谢“大帅栽培”了。

之后，张方严便像影子一样跟在吴佩孚的后面，从来没有做过参谋长出谋划策的事情。因此，有人在背后嘲笑他：“这哪里是参谋长？分明就是个高级副官嘛！”

话说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最激烈时，恰恰是这位从不出谋划策的参谋长自作主张了一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给直军开了一张送死的药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吴佩孚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去了，而张方严在总司令部给吴看摊。这时，前线来电告急，要求速调援军，而靳云鹗部正好有两个旅开到并准备到营口登陆，张方严觉得预备队陕军张治公部战斗力不强，于是想让这两个旅前去支援，但靳云鹗的旅长看不起张参谋长，便推脱说：“我们另有

任务，你直接跟我们头儿说吧！”

军情急如星火，张方严一时间又找不到靳云鹗，于是只能发电报给援军总司令张福来速调军队前来支援。电报发出后，张方严又觉得远水解不了近渴，他突然想起第三军冯玉祥部尚未发动战事，于是又给冯去一个电报，大意是：“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其希望冯玉祥赶紧出兵夹击奉军，以奏大功。

本来呢，冯玉祥就一直关注着山海关大战的局势发展。正当他举棋不定之间，张方严的电报来了，于是冯玉祥判定吴军一定不行了，之后断然决定班师回京发动政变，囚禁大总统曹锟，这下给吴佩孚来个釜底抽薪。

北京政变的消息传到山海关后，吴佩孚所部军心动摇，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的主力并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经此大败，吴佩孚率数万残兵败将连战连退，而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只剩下数千兵卒退守天津，最终浮海逃遁。

就这么着，一封电报把吴佩孚的前途毁于一旦。据说，在乘坐军舰离开天津时，吴佩孚手下的那些残兵败将们愤恨张方严擅发电报导致功败垂成，其纷纷要求将张方严扔到海里去喂王八。吴佩孚听后摆摆手，苦笑道：“这也不能怪他。全怪我运气不好，还是算了吧！”^①

在此役中，本书的传主李藻麟也有一个类似的电话故事。当时，李藻麟在直系吴佩孚所部彭寿莘第十五师中任参谋长。正当直奉主力在山海关一带鏖战之时，张宗昌所部突破冷口，之后急行军插入滦州，直逼直军的后方。在占领滦州车站后，张宗昌走进直军的电话室，这时电话铃响起，张即抓起耳机问：“你是哪里？”对方答道：“总指挥部。”张便问：“你是谁？”对方答：“我是李参谋长。”张听后，想也不想就问道：“你可是李伯仁？”对方说：“是”，并反问道：“你是谁？现在在哪里？”张呵呵一笑，说：“我是张宗昌，现在滦州车站！”对方就把电话给挂上了。^②

李伯仁即李藻麟，“伯仁”是他的字。原来，李藻麟用电话向后方联络情况，不意之中竟碰上了昔日的长官张宗昌。之后，冯玉祥倒戈的消息传来，直系军队

① 以上参见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吴佩孚》，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

② 以上参见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张宗昌》，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3-54页。

一时阵脚大乱，兵败如山倒，吴佩孚被迫撤至天津一带，而包括彭寿莘等人在内的直系部队也大多被奉军缴械。

故事到这还没有完。据张宗昌的手下大将王翰鸣回忆，在直系大败之后，张宗昌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就是把李藻麟给找来。王随后命褚玉璞的团长翟文林持他的名片去北京找李。李见奉军团长来访，不知要出什么事情，大感不安。经翟说明原委，李藻麟随后即来天津，张宗昌随即委派他为随军参谋长。^①

关于这段故事，李藻麟在自己的传记中另有详细记述。当时直军全线崩溃后，李藻麟奉师长彭寿莘之命率十五师残余官兵向奉军张学良与郭松龄投降。所谓棋逢对手，张学良、郭松龄并未因此前山海关之战奉军损失很大而相报复，相反，其对李藻麟不计前嫌，并委以司令部交通处长之职。话虽如此，身为战败者的李藻麟最终仍不安于位而出走。

消息传出后，已将天津占领的张宗昌立即派了二十几个人并分成七、八个小组，到天津租界内外大小旅馆仔细查询。原来，张宗昌知道，李藻麟家在北京，从山海关出走的话一定经天津返回北京。但是，因为战争的缘故，当时京津尚未通车，所以李藻麟一定在天津某个旅馆等待通车。果然，李藻麟很快被担任褚玉璞参谋长的翟文林发现，并立即被护送到张宗昌的司令部。张宗昌见了李后，当即表示：立刻回到他的队伍里来，协助他处理军务；至于郭松龄的任命，已经成为过去，不必考虑。

张宗昌的态度既诚恳又坚决，毫无回旋商量的余地。盛情难却之下，李藻麟只得答应，但要求先回家看望一下，然后再到任。张宗昌怕李藻麟借机离去，坚决不同意而提出让李的陆军大学同学齐长增赴京代为看望家属。事后，张宗昌把李藻麟安排在自己隔壁车厢，并派卫队严密守卫，以防其再次出走。于是乎，李藻麟又一次当上了张宗昌的参谋长。^②

以上是张宗昌、郭松龄等人争夺人才的故事。郭松龄与李藻麟都是民国后陆军大学毕业生，两人正好一前一后。陆军大学三年一期，毕业一期再招一期，毕业生本就极其有限，郭松龄作为学长，有意延揽学弟也属正常。不过，李藻麟最终弃郭随张，这说来也不奇怪，因为这二位早在1918年时就已相识相知，彼此

① 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张宗昌》，第53-54页。

②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间的渊源较郭松龄的关系要深入多了。

从李藻麟的个人历史看，其在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担任战术教官。期间，湘鄂之战爆发，北洋军大举南下，张宗昌时任新编混成第六旅旅长，其所部也随同南下作战。在陆大同学齐长增的介绍下，李藻麟结识了张宗昌，并在其邀请下担任所部参谋。这是李、张合作之开始。在之后两年中，两人相处甚得，李藻麟颇受张宗昌之赏识。

1920年，由于南下的北洋军主力吴佩孚所部率军北返，南军乘机反攻，湖南督军张敬尧随即垮台，张宗昌所部撤入江西后也被江西督军陈光远设法缴械。在张宗昌成立光头司令后，李藻麟也只得与之分手，改投直系曹锟、吴佩孚门下。

事实上，失势后的张宗昌一度也想投入曹锟门下，但最终被吴佩孚所阻扰。无奈之下，张只得出关投张作霖，并由此再度复起。所谓“风水轮流转”，奉军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大获全胜，张宗昌立下大功，也算是扬眉吐气。就在这种情势下，李藻麟又回到张宗昌身边并跟随到张被刺死为止。

本书传主李藻麟为保定科班出身，后分配到第三镇(师)担任排长、连长之职，后又考入航空学校，为民国年后培养的第一批飞行员。袁世凯称帝期间，其曾随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南下四川作战。1916年，李藻麟回到北京并考入陆军大学，为第五期学员。1918年后，又相继参加湘鄂战争、两次直奉大战，其早年经历十分丰富。而其中，对直鲁联军尤其是张宗昌的回忆最多，也颇为真实。

关于张宗昌，现在人一提及即谓之“三不知”(不知道兵有多少、钱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狗肉将军”，实则未免偏颇、妖魔化过甚，与史实差之甚远。试想张宗昌纵横南北，无论辛亥之役还是北洋期间的诸多战事，其都一一参与并得到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的高度信任与赏识，如果做人做事没点能耐，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说说，仅把张宗昌描绘成是一个“三不知”的混世魔王，于逻辑、于事实都说不过去。

这本《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系1998年由九州图书出版社首次出版。2008年笔者写作《北洋往事》一书时，曾在上海图书馆借阅，印象颇深。由于之前印数不多，如今在市场上已不多见；而从引用率看，普及面也不是太广，颇令人有些遗憾。2016年时，笔者在自建的微信群中不经意间提及此书的情况，当时立刻引起了多家出版社编辑的回应，并最终由团结出版社敲定重版此书，此举真算

得上是一件大好事。

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大体是私人自传的性质，没有太多的门户党派之见，因而比较实在，值得一读。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欲了解张宗昌及北洋时期的相关战役，这本书是极难得的参考书之一，不容错过。

前 言

我是北洋政府时代的一个军人，自一九〇九年（清宣统元年），投身军界，至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北洋政府倒台，在将近二十年中，始终没有脱离北洋军阀集团，先属直系，后隶奉系。我的军事生涯是从清末投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开始的，民国以后又继续深造，曾先后毕业于航空学校和陆军大学。在军队中，历任排长、连长、航空连长、军官学校战术教官、参谋、参谋处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山东省军务善后督办公署参谋长、直鲁联军总参谋长、二七方面军总参谋长兼第二十军军长等职务。我曾被授衔步兵少尉、中尉、上尉、少校、中校、上校、陆军少将、中将；并蒙授智威将军、勋五位、二等宝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等称号和奖励。

我曾亲身经历军阀混战时期的一些重大战役，诸如援湘战役、第一次直奉战、第二次直奉战、直鲁联军与国民军之战、北洋政府安国军与国民革命军（即北伐军）之战，等等。由于职务关系，我和上层领导人接触比较多。对作战全局情况了解比较多。因此，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对后世了解当时一些事件的详细情况和事实真相，或多或少会有些帮助。

我归属奉系后，主要是跟随张宗昌南征北战，因此这一时期军事经历，都与张宗昌的活动息息相关；由于在他麾下任职，对他的身世和过去的经历也有所了解，便以《张宗昌生平简记》概括了这一段经历。

此外，我也知道一些道听途说的事，然而这些事不是来自市井里巷，而是出自局内知情人之口，因此也一并志之，以为后世参考。

李藻麟

一九五八年九月

目录

张宗昌与李藻麟的不解之缘·····	金满楼	1
前言·····		7
第一编 援湘之役与直皖战争·····		1
第一章 援湘之役起因·····		1
第二章 作战节节胜利·····		2
第三章 第一路突然撤防·····		3
第四章 第二路退至江西·····		5
第五章 直系消灭皖系长江势力·····		5
第六章 直皖战爆发·····		6
第七章 第二路覆灭于江西·····		7
第八章 陕西与库伦事件·····		9
第二编 第一次直奉战·····		11
第一章 战前形势·····		11
第二章 战前部署·····		12
第三章 第一次会战·····		13
第四章 河南之变·····		17
第五章 第二次会战·····		18
第六章 一场人事风波·····		20

第三编 第二次直奉战	22
第一章 战前形势	22
第二章 解决开滦煤矿罢工问题	25
第三章 战争导火线——朝阳寺事件	26
第四章 临战动员与作战部署	27
第五章 战事历程	29
第六章 结束语	45
第四编 张宗昌生平简记	49
第一章 童年生活贫困坎坷	49
第二章 青年时期崭露头角	51
第三章 投身辛亥革命	54
第四章 归附北洋政府	56
第五章 参加援湘战役	58
第六章 出关依附奉系	64
第七章 投身第一次直奉战	65
第八章 济身奉军高级将领	66
第九章 第二次直奉战战功显赫	69
第十章 护送卢永祥上任	73
第十一章 驱逐齐燮元之战	75
第十二章 连续荣任新职	81
第十三章 抗击孙传芳之战	82
第十四章 挫败陕军进攻山东之战	88
第十五章 瓦解直军进攻山东之战	95
第十六章 收编孙殿英	101
第十七章 接应李景林部队进入山东	103
第十八章 攻打冯玉祥国民军之战	104

第十九章	渡长江抗击国民革命军之战·····	111
第二十章	苏皖豫地区抗击国民革命军诸战役·····	116
第二十一章	山东抗击国民革命军之战·····	125
第二十二章	漆河与国民革命军最后一战·····	128
第二十三章	企图夺回山东之战·····	134
第二十四章	东渡日本·····	138
第二十五章	寓居大连·····	140
第二十六章	九一八事变后回归北平·····	143
第二十七章	遇刺殒命·····	147
第二十八章	施政点滴·····	150
第二十九章	生活琐记·····	152
第三十章	“三不知”·····	155
第三十一章	关于张宗昌的综述·····	159
第五编	北洋政府所辖各师和混成旅变迁简况·····	165
第六编	清末兴办军事学堂梗概·····	177
第七编	琐闻数则·····	181
第八编	作者的经历散记·····	193
后记	·····	206

第一篇 援湘之役与直皖战争

一九一八年（民国七年），援湘之役军兴。当时，我正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任战术教官，经陆军大学同学齐长增介绍，结识张宗昌。应张的邀请，前往湖南参加其所属援湘部队，担任参谋工作。

第一章 援湘之役起因

援湘之役起于湖南督军傅良佐被逐。傅本属皖系，到湖南任职不久，便为南军谭延闿所逐。当时，冯国璋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府院之间对国内南北问题的主张向有抵触，冯主和而段主战。经安徽督军倪嗣冲从中斡旋，最后决定组织援湘大军，以挽回北洋政府的威信。北洋政府明令任命直隶督军曹錕为两湖巡阅使兼第一路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汉口。第一路由第三师及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旅编成。同时任命第三师师长吴佩孚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驻衡阳，率第三师扼守湘中。任命山东督军张怀芝为湘赣检阅使兼第二路总司令。第二路由山东第五师并两个独立团、潘鸿钧和张克瑶两个旅以及安武军李传业部十五个营编成，任命第五师师长施从滨为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但恐总统冯国璋为主和派所动摇，主战派要求由北京政府明令指派冯属部队参加作战，委派高级军官一人到汉口第二路司令部参与作战计划的制定。冯皆一一许诺。于是派其参谋长熊炳琦任第二路总参议，派其副官长张宗昌为新编第六混成旅旅长。所属部队，经商得江苏督军李纯同意，由原七十四旅调出步兵一团，又将原稽私营扩编为一个团，并附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部合编成一个混成旅，加入第二路战斗序列，开赴湖南前线。

当时，在湖南的军队尚有督军张敬尧所属第七师，张自兼师长，其所属夏树声旅驻邵阳，夏并兼任邵阳镇守使。冯玉祥率所部一个旅另附一个补充团驻守常德。

第二章 作战节节胜利

第一路曹锟所部各师旅，由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执行指挥，沿京汉铁路前进，到达汉口渡江，经由武昌向岳州（岳阳）前进，并会同张敬尧所属第七师占领岳州。尔后，第一路部队即做为前驱部队，沿湘江进占长沙，在长沙稍事停留，旋即继续经由株洲、衡山向衡阳前进。

第二路张怀芝所辖山东省部队并安武军及新编第六混成旅等部，系沿津浦铁路前进，到浦口后船运至九江，由九江登陆。其山东省部队及安武军各部到达南昌后分两路前进：一路由南昌、樟树镇、新余、袁州、萍乡入湘；一路由南昌、高安、万载入湘。因第一路作战部队节节顺利，前进极为迅速，故第二路前敌总指挥施从滨亦督饬部队迅速前进。入湘后，其由萍乡、万载两线所来之各部队，经由皇图岭直向攸县方面争进。部队既多，进度又难整齐，后方输送给养弹药尤为杂乱，因此大军拥挤于醴陵和攸县之间的大路上。而张宗昌所属第六混成旅通过铜鼓一带大山，攀藤附葛，备极疲劳，入湘后亦须通过醴陵直趋小集。当第二路部队尚未与第一路部队齐头并进之际，其最先到达攸县的先头部队突遭南军刘建藩部猛袭，由于长途跋涉疲劳不堪，加以警戒不周，遂被击溃。施从滨指挥下的各部队连同徘徊于醴陵、攸县路上的安武军共约六七个旅，均受牵扯而后退。正所谓一路被击，各路皆走。溃军复彼此惊骇，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此刻，张宗昌率第六混成旅方达小集，闻主力败退，乃向攸县、醴陵通路迂回，企图予以援助，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遂亦连同向长沙方面撤退。而施从滨的主力部队则大部向萍乡撤退，其到达长沙者寥寥无几，士气一蹶不振。张宗昌所部未受任何损失，完整无缺，锐气方张。到达长沙后，驻扎在长沙东郊开元寺。湖南督军张敬尧亲往视察，并表示满意，诸如弹药、饷需、鞋袜等均予以补充。张宗昌由部队中选拔奋勇约千余人，亲自率领；余部则由团长贾德臣率领，改编后立即向株洲进发。

南军刘建藩部自攸县战胜后，跟踪追击，经醴陵到达株洲，遂与张敬尧所属

第七师吴新田旅遭遇，发生战斗，相当激烈。张宗昌率部到达株洲，经与吴新田商洽后，随即率领所部迁回到刘建藩部背后，乘夜猛袭，南军遂全线动摇，纷纷溃退。刘建藩在株洲铁路桥口督战，为溃军击毙，于是南军全线崩溃。张宗昌指挥如意，当即乘胜追击，不到三四天，便将醴陵、攸县及茶陵一带均行克复。当株洲战斗激烈进行时，第一路曾由衡阳派出一支部队，渡过湘江，占领耒阳、安仁两县，意图截击南军归路。故南军溃退时概由茶陵退到酃县以南地区，湘东局势因之稳定。

北京政府对援湘军事异常重视，总统冯国璋尤为关怀，自闻张宗昌湘东告捷，大喜过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方驻节汉口，意兴甚豪，以为胜券在握，及闻施从滨败讯，乃爽然自失；继而得到张宗昌的捷报，忧心方解，欢喜异常，赞叹不已说：“幸亏有此，不然难以交待。”遂与北京政府协商，决定以张宗昌所率第六混成旅扩编为中央暂编第一师，任命张宗昌为师长。同时决定改变第二路建制，撤销第二路总司令一职，仍设第二路前敌总指挥一职，并以张宗昌兼任之，驻守醴陵，直属北京政府管辖。山东部队潘鸿钧和张克瑶两旅，仍拨归第二路指挥调遣。暂编第一师以贾德臣任第一旅旅长，王万金任第一团团长，褚玉璞任第二团团团长；第二旅旅长则由张宗昌兼任，程国瑞任第三团团长，王康福任第四团团长，赵某任炮兵团团长，王栋任工兵营营长，我任参谋长。

第三章 第一路突然撤防

援湘之役正在顺利进行之际，第一路总司令部于是年秋季突然由汉口移驻保定，事前并未向北京政府报告，待北京知晓后，总司令曹锟已乘专车到达保定下车。同时，第一路前线部队在湖南衡阳一带停顿下来，宣言不再前进。据熟悉内幕者说，徐树铮建议将曹锟直隶督军一职开缺，专任前方军事；所遗直隶督军一缺，则由徐树铮任之。此意在铲除心腹之患，巩固皖系中央地盘。事在弦上，即将发表，故曹锟闻讯火速返回保定，以为抵制。因此，第二路也受到牵制，不能单独前进。援湘之役，遂由此而暂告一段落。

吴佩孚自援湘军到达衡阳后，自是年秋季起曾迭次联合各方将领通电谴责段内阁主战之非是，措辞激烈，内阁总理段祺瑞极为震怒。适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

学颜私假到北京探视眷属。张学颜系安徽人，陆军大学第二期毕业，为段祺瑞的学生。段闻其到京，派人与其联系，并亲自接见，赠以二十万元做为活动经费，嘱其刺杀吴佩孚，事成即升张为第三师师长。张学颜回防后，立即秘密联系王承斌。王亦系陆军大学第二期学员，与张为同班同学。王询知一切情况后，立斥张学颜不应受段之蛊惑而欲谋害自己的长官和领袖，而且说：“你速自便，我这就去报告！”张学颜闻言，惊恐万状，吓得连旅部都没敢回，便逃之夭夭。迨吴佩孚派人前去逮捕时，张早已踪影不见，远飏他方。由此，段吴之间矛盾更趋尖锐，势如水火，难以并立。段遂加快编练其边防军，阴谋夺取直系地盘，促成直系自湖南迅速撤防，终于酿成直皖之战。

冯国璋任大总统时，为培植个人势力，曾秘密自国外购置步枪三万支并机关枪、火炮等轻重武器。事为段系首脑人物徐树铮得知，乃煽动奉军于此项武器运抵秦皇岛时出兵强行劫去。冯国璋扩充个人军事实力的计划遂成泡影，乃于一九一八年秋季乘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时下野，隐居故里河北省河间县，后又迁回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病故于北京私邸。

自段系掌握中央政权后，吴佩孚从一九一九年秋季即开始电请北京政府准予撤防，但未蒙照准。至一九二〇年春季，吴佩孚更迭次重申前请，北京政府始终采取拖延态度。最后，吴于一九二〇年三月间将随军眷属七百余家悉数撤离湖南北归，一面电告北京政府决定撤防，一面电知湖南督军张敬尧派兵前来接防。与此同时，又暗中与南军谭延闿、唐生智取得联系，秘密协商一致。湖南督军张敬尧自到任以来，便积极扩充个人实力，此时已将所属部队增至五六万人之多。当其接到吴佩孚通知后，便电告北京政府决定派吴新田旅前往衡阳接防。是年五月中旬，吴新田率部乘船到达衡阳时，直军早已征集大批民船，取道湘江顺流而下，乘船北归，仅吴佩孚个人率同少数幕僚及卫兵乘坐小火轮最后出发。吴立于船头，见吴新田船到，便举手招呼说：“兰荪（吴新田字兰荪），你来了，好极啦，你们接防吧，我们走了！”吴新田再欲招呼有所询问，而船已行远，声咳不能相闻矣。斯时，南军早已进入衡阳城内，布置妥当。迨吴新田指挥所率之步兵团（有说为一营者）进城时，遂遭迎头痛击。湘军势力大，吴新田不得不后撤，沿湘江西岸向衡山县节节败退。退到衡山时，始有后续部队前来接应，但湘军攻击甚猛，追击迅速，吴新田部阻挡不住，不得不继续向株洲、湘潭方面溃退。邵阳（宝庆）

方面田树勋部亦遭猛攻，适值田本人卧病不起，不能执行指挥，因此战况也陷于不利。此次湘军作战，旨在驱逐张敬尧，故对第二路张宗昌部及常德冯玉祥部均取监视态度，未予进攻。

第四章 第二路退至江西

直军撤防并演成湘军驱张事件，事前因一、二两路联系不足，第二路方面对此毫无所闻，从直军方面未曾得到任何撤防的通知。迨直军实行撤防，张敬尧因恐各路联合行动对己不利，因此事前也未通知第二路。待第二路得到战报时，衡阳已经失守，吴新田部退至衡山县，战斗方进行中。驻守在醴陵的张宗昌闻讯后，立即命令在茶陵、安仁等县驻防部队速向攸县附近集结。茶陵、安仁距醴陵各约四百里，攸县距醴陵亦有三百里。向攸县集结尚未完毕，而株洲、湘潭又相继告急。张宗昌因侧臂数百里暴露于敌，遂命令集结攸县的各部队继续向醴陵集中。迨醴陵集中刚刚完毕，长沙即告失守。第二路部队由攸县北撤，经皇图岭向醴陵集中时，其殿后部队贾德臣旅越过皇图岭后，在泗汾附近河流上突遭湘军李仲麟部袭击，战斗通宵，翌晨拂晓后方将该部击退。于是第二路部队全体安全集结于醴陵附近。

张宗昌一面将上述情况电告北京政府，一面指挥第二路各部队经过老关移驻江西萍乡。到达萍乡后，即与赣西镇守使方本仁接洽驻军地点。山东潘鸿钧、张克瑶两旅暂驻萍乡附近，暂编第一师则移驻江西袁州（宜春）。待部队暂时得到安顿后，便又立即将经过情形电告北京政府，请示机宜。

第五章 直系消灭皖系长江势力

吴佩孚率领第三师自衡阳到达长沙后，稍事补充给养，便继续北上到达岳州（岳阳），通电暂驻岳州。但这是故作疑阵，实际上并未停留，而是立即开往汉口。

吴佩孚到达汉口后，便与湖北督军王占元达成秘密协议，消灭皖系在长江上游的实力。当时，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系皖系实力派，统辖兵力约有六个旅，虎视眈眈，有伺机夺取湖北之势。王占元与其旅长孙传芳商定，采取“擒